忆小京先生

祝君波

戴小京先生是我在书画室(朵云轩)时的老同事,1991年以后,他当总编辑助理,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在一个办公室工作。那时条件艰苦,社长室五人就在一个大办公室,几乎天天见面。

记得在他病逝前一个月,他还来我工作室见面,知道他有病,但不曾料到说走就走了。

历史上的朵云轩员工,大多是公私合营时过来的私企职员,还有木版水印的艺人,以及我们一大帮青年学徒,真正的大学生十分稀少。上世纪80年代初首批大学生分配过来,队伍结构才发生变化。来的有戴小京、卢辅圣、沈培方、华逸龙以及张雄、孙扬等,高学历的人才多起来。戴小京是其中比较出挑的一位。

他毕业于中山大学,当时已分到上海司法界,实在是喜欢文史和书法,才很快转到我们单位的。

我那时不在编辑部门,只知道他负责《书法研究》的编辑。这本杂志由老编辑吴惠霖提议创办,因为《书法》创办以后,树起了一面旗帜,来稿很多,很多长文章也无法发表,极需一本高层次的理论性杂志。戴小京后来担任杂志主编,负责日常工作,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为全国书法理论的发表提供了一个平台。

我与他交往比较多是后来与他一起创办拍卖行,请他做拍卖师。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以后,我们于当年四月去香港与永成合作举办拍卖会,八月份成立了朵云轩拍卖行,并于次年六月举办了首场拍卖会。当时曾有程多多先生介绍香港佳士得的袁小姐给我们认识,首场拍卖与他们合作。为此黄君实先生和袁小姐曾来上海审看我们的拍品,佳士得也希望派他们的拍卖师过来主槌。后来我们认为朵云轩作为一个老字号,应该有自己的拍卖师,属下又有200多名员工,总可以选出一位加以培养。我对戴小京比较熟悉,他出生在北京,普通话很标准很流畅,平时在单位讲话绘声绘色,神彩飞扬,周边总围着一些听众;二是懂书画,是专家,不至于把拍品念错,这也很重要;三是人长得高大挺拔,玉树临风,有拍卖师的气质。最后,很重要的一点,他胆大心细,不怯场。其实,像他这样全面的人,是比较难找的。

大约是在1993年的三四月间,香港佳士得、苏富比拍卖时,我让朵云轩拍卖行副总经理曹晓堤陪他去香港出差,观摩拍卖、学习担任拍卖师的知识和要求。据我所知,这次考察时间虽短,但是十分必要和有效。他仔细观看了国际拍卖师的现场操作,又请教了张宗宪、陈德熙、黄应豪等业界前辈,解决了一个个细节问题,整理出了朵云轩拍卖的"叫口"即加价办法。回来以后,与我们多次讨论,后来这也成为国内很多拍卖师的操作规范。

拍卖前我问戴先生,你有什么要求?他说你给我买一两铁皮枫斗,我也不懂啥东西,就让后勤部门买了,当时才十几元钱,就泡了茶让他喝。说起来当时创业十分艰苦,员工收入也很低,拍卖师上场没有佣金,甚至也没有给他做套像样的西服(直到第三年才在香港为他定做了一套)。但他与我们一样,热爱这项工作,为文化体制改革甘作贡献。

记得首次拍卖是在1993年6月20日,迄今已30年了。那天首场拍卖在我致欢迎词后,就由戴先生登场掌槌,只见他挺直腰板,声声拍价,不疾不缓,以抑扬顿挫的声调准确报出价格,把握住节奏。在谢稚柳先生为一号拍品丰子恺山水落下第一槌后,拍场势如破竹,越拍越顺。其间高潮迭起,比我预想的还好。那天晚上拼抢和加价持续不断。很多作品价钱一再加价,难以落槌。记得谢稚柳、程十发、马承源、陈逸飞、张宗宪、陈德熙以及后来拍卖界的大咖王雁南、秦公、米景扬、甘学军以及苏富比的代表溥文、佳士得的代表袁曙华、江炳强等均在现场观摩。六月的天,开足了空调,现场仍感热度不减。这个时候显出了戴先生的大胆和沉稳,他始终不慌不忙不惊,把气氛调到最佳的节点。记得下半场创造了两个高潮,张大千《晚山看云图》起价60万,拍出130万加佣金143万,任伯年《花鸟草木册》起拍18万,落槌95万加佣金104.5万。这是新中国有史以来首次过百万元港币出售的两件佳作,留下了创业的纪录。拍卖就半天共156件拍品,但最终以74.5%的成交率,以830万港币(首场拍卖以港币定价,当时港币值比人民币高)鸣金收兵。

拍卖的成功,由众多因素决定,但戴先生作为拍卖师,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也是成功的重要因素。从此,戴先生作为杰出拍卖师的地位进一步确立,他虚心好学,不断改造,终于成为业界的高手、品牌人物。他后来不仅在朵云轩掌槌,也应邀在其他拍卖公司帮忙,他是我国艺术品拍卖前辈,是有功之臣。

戴先生除拍卖主槌外,还起了两个作用,对我的工作帮助很大,这是鲜为人知的。一是他帮助我接待记者、媒介,提供一些我不掌握的信息,让媒体正确地认识拍卖、认识文化体制改革、认识朵云轩的工作,起了解疑释惑的作用;二是拍卖师与社会艺术家、藏家的接触很多,能听到来自社会方方面面的意见、看法,使我兼听则明,改进工作。我在2001年春调离朵云轩去政府工作以前,我们互相之间一直很好地配合,他对我帮助很大。如今朵云轩拍卖行首拍已30年了,回忆创业时的情景,我总会想起戴先生。

后来他身体欠佳,做过手术,但还非常乐观。在我的印象中,他有两个难能可贵的优点:一是始终忧国忧民,胸怀天下。他对文化界的不正之风,有自己独到的看法,常常向我倾吐。在商业化的今天,还保持文化人的情怀,是难得的,以至于我去他家吊唁时,戴先生的女儿对我说:"几十年了,我爸爸还像个'愤青'。"二是他的金钱观值得称道。书画值钱了,商业市场形成了,怎么正确对待自己的作品,实际上是人生观、价值观的体现。戴先生是看开的、达观的。这是不容易做到的。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们共同创业时都年轻气盛,风华正茂。写此文时,戴先生已先我们而去。高山流水,勿断琴弦,令人惋惜。

草木有情

孔明珠

初夏细风拂面,踏着轻快的脚步,去交通大学程及美术馆观看工笔画家万芾的新画展——"春到人间草木知"。

刚得到画展消息时,我心里暗暗嘀咕,就像满目翠绿春色仿佛是一夜中变出来的一样,万芾是神笔马良吗,她的"谛听天籁——万芾当代工笔花鸟画展"年前刚在宝山国际民间艺术博览馆展览结束,怎么又新画了三十种药用植物来做"思源丹青"系列展之首展。中草药花集中入画从来没有听说过,一般来说,实用价值高的东西,相应观赏价值怎么的也要打折,那几十种中药花会不会太平凡单调了呢。

事实大大地令我惊讶了。画过上千种奇花异草的万芾从李时珍《本草纲目》中采撷、挑选出30种药用植物来作画,它们的花居然那么美。熟悉的芍药、百合、鸢尾、丁香花且不论,说实话,我愧为中医粉,之前连这些花可以药用都不知道;而射干、荆芥、使君子、贝母、萱草这些中药名比较陌生的花也如此雅致、清新,让我不知所措。对于豆蔻、杜鹃花、蔓陀罗那样有着绝美名字的花儿,我见了倒抽一口冷气,简直是"美出于花而胜于花",万芾妙笔烘托这些花儿到达至美,令人百看百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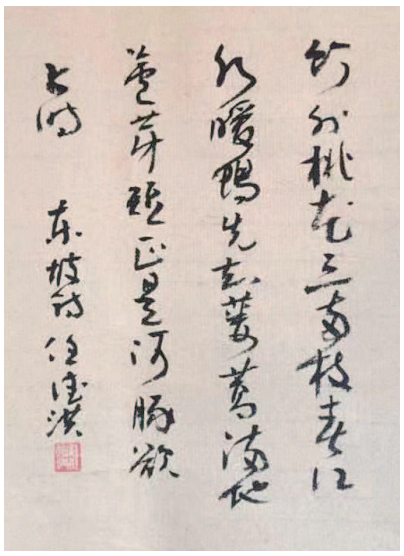
万芾自幼学画,她天赋善感,性格安静专注,长期研修传统工笔宋画经典,不紧不慢踏踏实实,一生只做一件事,毕几十年工笔画实践,创造了万氏独特的绘画技巧。万芾的画构图框架融汇古典意境与当代线条、光影,她的花鸟细节刻画中蕴含戏剧、歌唱、诗歌的艺术元素,每一次个人画展均备受好评。每每参观名家辈出的大型画展时,我总会发现在万芾的画前驻足留影的观众最多,尤其是一些气质上佳的女性,喜欢在她温雅娴静的画前久久流连,细细观摩,模样恨不能隐进画中直达理想境地。

万芾每次看到那样的场景,眼睛会湿润,她对我说自己很感动,觉得被理解,被接纳,那些日夜伏案茶饭不思地赶稿很值得,那不是奉献,那是得到,应该日日感恩。

你若不信,可以去观察万芾的眼睛,是不是保持童真和善良,是不是始终谦虚和低调。万芾平日不善言辞,她所有的聪明都用在所热爱的艺术创作中了。绘画之外的杂事有时牵绊很多画家的精力,她总是很急切地想要回到画桌前,要过有规律的生活,沉浸在花鸟虫鱼的世界是她最快乐的。万芾是新中国培养的一代实力画家,她的根扎在祖国传统文化里,从小学生到大学教授,她一直在相对单纯与宁静的校园中游曳,好时代,好机遇成就了好画家。

2019年参观过世界园艺博览会的人可能会知道,大自然从春到秋每个月都有不同的中草药开出花朵,当时有约500种中草药在百草园内亮相,观赏效果好的花卉类中药材有:芍药、牡丹、桔梗、射干、辛夷花、菊花、金银花、木棉花、白芨、厚朴、百合、红花、续断、郁金、莪术等。而这次"春到人间草木知——万芾绘画作品展"自4月6日在上海交通大学程及美术馆开展不到一个月,已吸引了万名观众前来观展,美术馆与交大药学院为此推出"美遇学科"项目,邀请药学院同学深度参与当志愿者,撰写解说词并担当讲解员。站在画家生动美丽画作前,同学们如虎添翼,运用中药学知识侃侃而谈,正值上海交大127周年校庆校友返校日,效果非常之好,参与者大呼过瘾。

上海是中国最多艺术展会的都市之一,无论是旅游者或在地居民,不分年龄,观展是最好的学习机会,没有人会当场拉住你答题。如果遇到你孤陋寡闻的艺术形式,你尽可以默默地吞下各种疑问,记下要点,回家查大百科全书。出门吧,趁着大好春光,享受自然,来接受美的熏陶。



竹外桃花三两枝(书法) 任德洪

空谷

徐畅

有时,我仍会梦见在街道上游荡。

深夜气温骤降,雨丝在暗黄的街灯下游走,像是无数的飞虫。路的两边传来嘈杂的叫卖声,饭摊上冒出浓浓的蒸汽。我就这么低头走着,没有方向,也没有一丝念头。冷风穿过棉衣,往身体里吹。

那条上山的坡道就在不远处。步行上去,经过一个小村落,走进了山坳。那里种了许多枣树、石榴树和柿子树。在入冬的季节,满山的树木光秃秃的。从远处看去,那里只是昏暗中的一个部分。我对那些提不起兴趣,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人大概是会有那样的时刻,突然意识到自己的渺小:这一年,我考研失败了。有过的一段情感,也不了了之。在出租屋里睡了几天,在一个深夜,我很想出门走走。

我就在那时走上了那条山路。山道往上去,就到了一片平地。平地上有一家农家乐,白日里,那是一处热闹的所在。不过现在,反而影影绰绰的,只看到大概的轮廓。走过一段石阶,潮湿的水汽迎面扑来,近前是响着水浪声的湖面。不多的星光下,湖面闪着星星点点的光。水泊并不大的,走十多分钟,便到了一处山梁。往回看去,仿佛在山峦中放了一只巨碗。

往另一边的山下走去,便没有路了。得抓着两边的枯草,顺着小道往下滑。两边的草科里,偶尔能抓到一把冰碴。滑到谷底,眼前开阔起来。群山环绕中,一大片平坦的草地。星光照在这里,在一块块草甸上发射出白亮的微光。

我深吸一口气,往前走了两步。这时只听扑棱一声,一只寒鸦飞跳起来,直冲山坳飞去。空中留下一声"呀呀"的叫声。空谷里旋即又寂静了。我又走了几步,草地上又飞腾起三五只。叫声更加响亮。我不自觉奔跑起来,眼前蓦地黑了下去。一大群寒鸦竞相从草窝里飞起来。翅膀扇动的声响,像一阵阵雨声。心中终日郁结的情绪,似乎也一下子飞走了。

站在谷底,我抬头望去,密密麻麻的群鸦在空中盘旋。紧密而有序的叫声,在空谷里四处回荡。我仿佛置身在虚幻中。

没过多久,鸦群像被山野间的无形之物给冲散了。它们四散而去,有的成群往山峦处飞去,有的散落在远处的树梢上,有的雨点一样隐没在山谷的暗处。只剩渐渐远去消失的叫声。呀——呀——呀——,仿佛要带走心灵的一部分。

回来的路上,我的眼睛有些湿润,身上暖烘烘的。走到集市上,跟先前一样热闹。我在摊位上点了一碗热腾腾的牛肉面,再往面碗里狠狠加了一勺辣椒。

从此,我振奋了起来。

开放的戏剧"谷"

黄昌勇

与戏剧谷结缘,应该是我从上海东北角的杨浦到位于上海城区的中心上戏工作之后,记得一开始就对这个戏剧节的名字产生了兴趣,为什么用一个"谷"字呢?英文就是Modern Drama Valley(现代戏剧谷),"谷"是一个盆地、洼地的意思,也有集聚的意味,其实跟静安位于上海中心城区、是上海一个面积最小的城区(与闸北合并后新静安就不一样了)也有形似。2023年,戏剧谷的主题阐释为一个字"汇",有汇注、汇集、汇演之集合,就跟"谷"完全对应了;戏剧谷又让人想到伦敦西区那种剧场形态的圈形积聚的布局了。不知道我这种猜测是否准确,总之,没有简单地叫一个什么节,就是一个很有创意的想法了。

戏剧谷开始前几年,坐落于静安区的上海戏剧学院,参与度并不大,除了师生们每每在戏剧节间争相去看一些精彩剧目、上戏实验剧院也被纳入展演场地外。记得自己在不同的场合提出过上戏应当积极介入、主动参与的意思,也说过如果戏剧谷放着身边的资源不用,也是一件遗憾的事。

后来,上戏的参与度就越来越大了,还成为与静安区人民政府、上海广播电视台一起的三家主办单位。我们每年都推荐优秀的剧目参演,记得2017年的开幕大戏,就是我们邀请田沁鑫执导的青春版《狂飙》,这里真得感谢戏剧谷,这部由名导执导、由在校生演出的剧目,借着戏剧谷的大平台,制造了多年不见的演出盛况,由此,青春版《狂飙》走向了更多的戏剧节和国外戏剧舞台。田沁鑫排完这部戏,在上海经历一场生死大劫,回到北京后不久,就开始执掌中国国家话剧院。今年,上戏又有两部作品入选:濮存昕给我们西藏毕业班排演的汉藏双语版《哈姆雷特》;上戏师生共同出演的福瑟名作《死亡变奏曲》。当然,每年一度的戏剧谷论坛,上戏人更加责无旁贷,我们寻找共同关注的话题,探讨当代戏剧遭遇到的种种值得思考和探索的命题。

戏剧谷与上戏的缘分是天然的。我理解取名"谷",也同样是包容与开放的象征,具有广博的吸纳特征,正如戏剧谷的活动具有广泛的人民性一样。戏剧谷成为生长在静安和上海城市街角、百姓生活中的艺术盛会。

我曾经对上海的戏剧历史做过一些研究,对国际大都市戏剧集聚区有一些比较,就更加深刻地理解戏剧谷在上海举足轻重的地位,到今天,戏剧谷也是上海国际大都会最为醒目的国际性戏剧节。还记得2018年,我参加评选第二届上海文化品牌活动,我力荐戏剧谷,得到评委们的认同,戏剧谷成为那一届上海十大文化品牌活动。

在上海打造亚洲演艺之都的征途中,"演艺大世界"是一个醒目的存在,其实从大都市戏剧中心城区集聚的特征来看,"演艺大世界"与"戏剧谷"恰好构成了南京路东西向的连接与呼应,所以我一直认为从戏剧集聚区的特征看,上海更类似于百老汇。当年,上海被称为东方的百老汇,虽然有其特指,实际上也早早地彰明了上海戏剧之都的基因和传统。

2022年我在市政协提案中提出扩容"演艺大世界",就是建议从环人民广场剧场群辐射出来,其实我的本意就是关注到戏剧谷以及这一区域对上海打造演艺之都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是关于上海亚洲演艺之都集聚形态和上海戏剧之都形象构成的表达。

在我看来,在上海这个超大型国际城市,无论"戏剧谷"也好,"演艺大世界"也好,都不是区域的,都是属于整个上海的、世界的。

这就是我所理解的一年一度的开放的现代戏剧谷!

十日谈

我与静安现代戏剧谷

责编:殷健灵

明起刊登一组《奔跑吧,向着光》,责编郭影。